

●阡陌流年●

忆闻玉师

□马瑞州

3月24日清晨,闻玉师遽归道山。余趋至病房,先生心搏甫停,静卧床榻,生人死界,豁然悬隔!护工吴姐言,先生逝前安好,晨兴洗漱,饮食如常。救护医生亦讲先生无痛苦辞世,若此未必不为逝者一大安慰。而师友弟子,终不复围坐论学、觥筹交错,于弟子言,一位朴拙雅量之先生与世长辞;于学界言,一位德隆高尚之学者薪火长留。

“雅量蕴春秋”乃先生之德,是其宽广博大之象征。昔年,余为先生代购书,快递破损严重,先生但云:“书可读,勿责难他人。”及沉痾卧床,数度病危,病魔侵扰,终未一语责难左右。由是院区医护人员无不敬重,每至床前,必轻唤尊称“张先生”。先生一生周济亲友、扶掖后学,不求毫厘回报。立身行事,不烦他人,论学则倡:“不争论,不批判,自成一言。”先生以诚朴立身,以博大存心,故为世所重。先生逝后,景麟公之孙汤序波泣挽:“是忘年契友,忆几番书窗茗话,唾玉咳珠犹在耳;亦博雅恩师,恨今日学海星颓,乘云驾鹤已登仙。”于朋友弟子,先生亦师亦友,授业传薪,教泽绵长。

先生早岁清贫,唯读书之志坚,向学苦勤。时值生活艰苦,先生课前放鸭入花溪,暮归而回,故常藉鸭蛋供其营养。后一君来先生居所,目睹室中积蛋壳盈桶,正欲责难,睹其案头研读经典之文稿,遂欣然拜服。先生向学之志,于此可见。

先生治学承章黄学脉,开拓汝舟之史学研究。贵州大学文学院原先秦史研究中心悬“六经皆史,三代乃根”之文,先生常谓:“习六经以知国学,读三代而爱家邦。”先生于小学、经学皆有建树,尤其发扬张汝舟先生之天文历法,采传世文献(纸上材料)、出土器物(地下文物)与历日天象(天上材料)“三证合一”,契合时代,于铜器历日研究成就斐然。顾久先生序其《语文语法刍议》,称其:“通声韵、精训诂、明语法,其中国古天文历法研究,尤获盛誉。”李学勤先生亦赞:“观天象而推历数,遵古法以建新说。”

“张汝舟一闻玉天文历法体系”简明实用,易于学习,成为学界佳话。1984年6月,先生应南京大学程干帆、王气中诸先生之邀,往南大宣讲古代天文历法一月,而后《古代天文历法讲座》屡刊再版,仅自2008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来,迄今印数超五万册,嘉惠学界,流布甚广。1985年冬,先生始专攻铜器历日,以天象推动断代更上一阶,先生尝言“于学术上,不愿违心迎合名人大家的观点”。曾诫之曰:“历术就是靠推算,推算结果和文献、出土文物吻合,就能推动学术的发展。”如小孟鼎以历算考订为昭王器,即为科学之范。忆及授课,为人文楼召伯甘棠图下讲学之影,病中授课时茶韵之芳,独向阳光灿烂三角梅之绽,而先生以钥匙启天文历法之秘,为后学缀网传灯,指引路径。

先生治学之路,笃实开闢。1958年入读贵州大学,1961年发表文章至《文汇报》,乃著于“竹帛”之始。1979年至滁州,亲炙张汝舟先生。1985年北上吉大,随金景芳先生治易。金老激赏其才,劝读博士,而先生其时已有志于历日研究,弘扬汝舟先生之学。后自言“中国人做学问,由情理入,由辞章而经学而史学,才算走完一个学者的全过程”。其一生著述不断,足谓“未尝侮食自矜,曲学阿世”。3月27日,金老弟子廖名春、李景林亲往先生灵堂吊唁,亦全师门之谊。

与前辈学人一般,先生重基础、尚实学,尝言“做中国学问,小学(文字、声韵、训诂)是基础。”晚年撰《周易正读》,日解一卦,笔耕不辍,盖功底深厚方易为尔。先生以学人文必文,笔流畅为上,举凡研究反孤证,恪守“例不十、法不立”。小考据乃大文章之基础,若为文章,须反复琢磨,文字须经通顺、通畅,终流畅出之。故其幼时崇郭沫若之文,及长爱马雍,后推刘国忠,可见其意。当余休假,常自先生家借阅书稿。揽读之下,观其笔迹草稿,深感为学严谨勤奋。先生之学,承汝舟先生“简明实用”,如汝舟先生之简明语法,其繁复之病多是今人之“未通”,若分得清“正例”“变例”,即抓实用之肯綮。而事理、天理、物理莫不如是。如是思维亦决定其治学之路径,即由情理入,由辞章而经学而史学。

先生垂教,德行为先。于品德修养,先生

曾道:“四个字,记牢在心,随时践行。孝敬父母尊重长辈,待人如弟兄亲如一家,忠于民族忠于国家,诚信办事不弄虚作假。盖言之即为孝、悌、忠、信是也。”至家随侍,尝正色言:“你心里有弱势群体,才能显出你的善良本性。”常劝放私欲恩怨、重学问开拓,文化传承乃永恒之价。人莫不有私欲,而“事变”中观照,使良知自现,熟练方可自然流行。先生未尝言性理之学,盖实践已纯熟。今音声犹在,斯人已去。

窃以为,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,为弟子者受业坚守开拓。即以学品道德为前提,守住学问传承为根基,勤勉研究为事业,方可谓合格。如练习历算、铜器考证、小学声韵等,不泥古专断,不舍传统之精微,窥今日研究与未来价值,观其脉络,自寻一枝拓展,虽只微末贡献,亦可为优异。如先生之教学生,优异者方登堂入室。

远在贵阳,家母常教我,待先生如家中老人。2016年认识师父以来,余由课堂至家中求学,逮2019年生大病后,常与师兄弟往谒侍。2026年先生去世后,如亲人思念之痛,哀思如潮,纠葛不断,难以提笔成文,今勉为草草,不能道全。又值清明,追念先生昔年清明之语:“人生之初,天地之间……增长知识,善良之源。”先生相信,财势是现实的,文化是永恒的。愿吾辈读书,良知流行,牢记心田,躬行不息。承先生之志,继先生之学,以慰先生在天之灵。

●生活札记●

岳母的脾气有点「怪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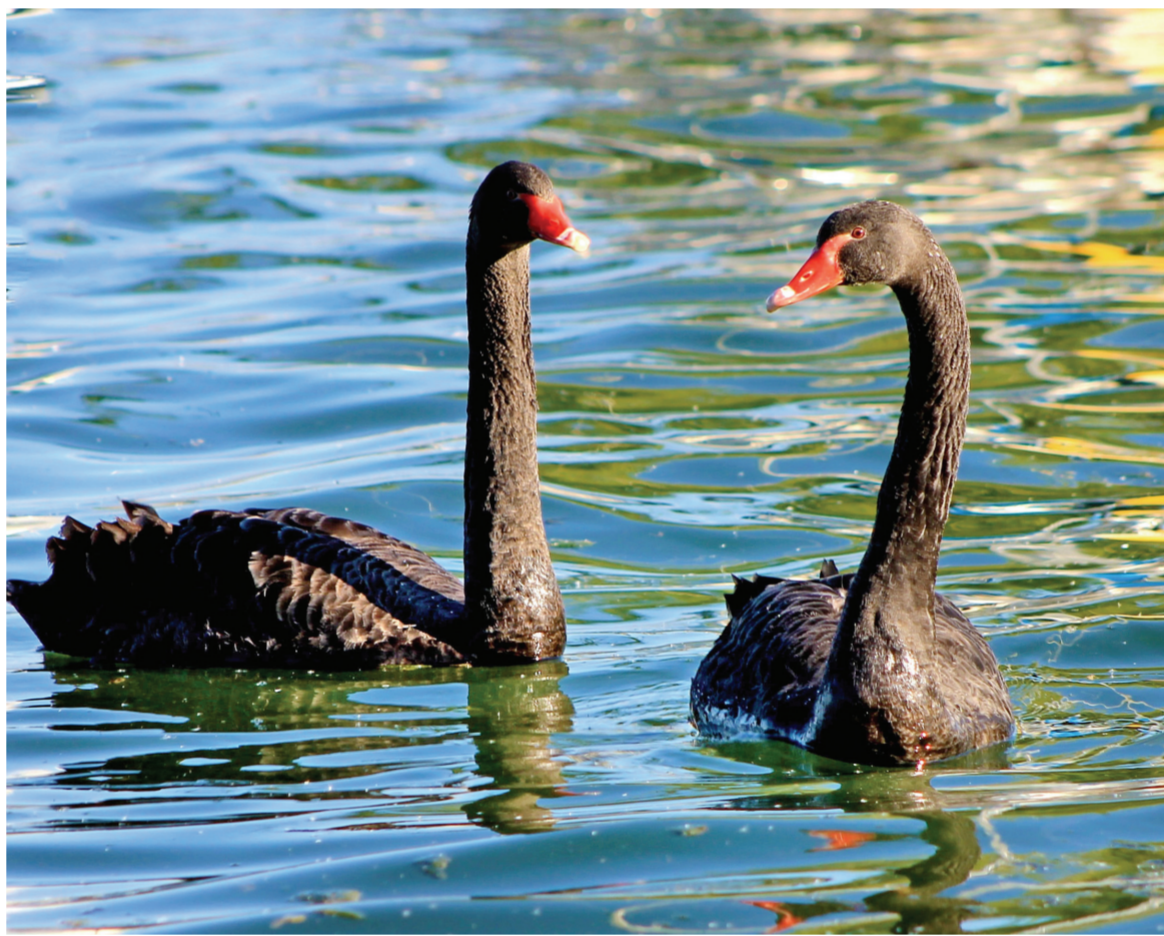
□袁卫东

岳母91岁了,岁月格外眷顾她:耳不聋、眼不花,虽满口已是假牙,脊背微微驼起,却总爱双手背在身后慢悠悠踱步,脚步稳健利落,半点不见龙钟老态。

她是地道的农村妇女,一辈子没识过多少字,即便岳父生前是小学校长,也没能让她多认几个字。可岳母的记性却好得惊人,我和妻子刚结婚时租借的小屋门檐下曾有个燕子窝,如今她还能精准说出那屋子的街巷门牌,连燕子窝筑在第几根椽子下、当年雏燕学飞的模样都记得分明。

岳母的脾气有点“怪”,认准的事说一不二,谁也拗不过。十多年前,我和妻子在扬州打工,把她接来小住。才住了半个月,她就天天念叨“城里房子像笼子”,执意要回老家。我们夫妻好话说尽,她却半点不松口。买好汽车票送她去车站,她一路都绷着脸。候车时,她突然放缓语气问:“你们的冰箱还能用吗?上次听你打电话说又要修,该换就换吧,别省坏了身子骨。”我鼻子一酸,才懂她急着回家哪里是嫌城里闷,分明是怕给我们增添负担。汽车开动时,她扒着车窗大声喊:“等家里黄豆收了,我让二姐给你们寄点,新豆子香!”

“护短”是岳母“怪脾气”的另一个标签,尤其护着她的娘家人。去年春节聚餐,妻子的大哥随口说了句“听说表姨家的儿子不太孝顺”。话音刚落,岳母手里的筷子“啪”地拍在桌上:“你是亲眼见了,还是听旁人嚼舌根?我表姐年轻守寡,拉扯两个孩子多不容易,她儿子要是不孝顺,能逢年过节寄钱?”后来我才知道,岳母幼时母亲早逝,全靠她表姐一家照看长大。有回表姨的儿女来看她,她拉着孩子们的手唠个没完,当晚便留了宿,翻出最软和的新棉被,脸上的笑容温柔得像换了个人。



《春江水暖》 李昊天/摄

●桑梓留痕●

西涧的黄鹂

□贾松润

滁州西涧的水是清润的,草是幽柔的,树是深郁的,单是这般景致,便已是一幅淡墨山水;偏又添了几只黄鹂,这山水便活了,有了声息,有了暖意。

说起黄鹂,最先想起的是杜甫诗里的那一对——“两个黄鹂鸣翠柳”,鲜黄的羽,衬着嫩柳的碧,脆生生的啼声,把个春日写得鲜活透亮。不知是哪一年的春风,把这两只灵鸟吹到了滁州,落在了韦应物笔下的西涧深树间。自此,西涧的春,便不只是幽草润边生的静,多了黄鹂的鸣,便多了一分灵动,配着野渡孤舟,也多了一分诗意。

黄鹂生得好看,羽色鲜活,明黄如春日初绽的花,翅间带点墨黑,不艳俗,反倒清俊。小巧的身子栖在深树里,藏在枝叶间,只闻其声,不见其形,那声音便格外勾人。不似鸦雀的聒

噪,不似鹰隼的厉鸣,黄鹂的啼声是清润而婉转的,像山涧的泉水滴在青石上,像春风拂过花枝,慢悠悠地荡开,听得人心头软软的,浑身都畅快。

中国的文人,总爱把黄鹂当作春的使者。它一来,春便真的到了。冰雪消融,草木抽芽,万物从沉睡中醒来,黄鹂的啼声,是唤醒世界的号角。它不只是唱给自然听,也唱给人听,啼声里藏着希望,藏着美好,藏着人间最温柔的春意。古人写它,今人赏它,无非是爱它的干净,爱它的纯粹,爱它把春日的生机唱得淋漓尽致。

七百多年前,王阳明来到滁州,坐在西涧溪边,看流水潺潺,心也跟着闲了下来。他说“鸟鸣幽谷,伐木西涧”,这幽谷里鸣唱的,便是西涧的黄鹂。在先生心里,西涧是桃源,

不必问渔人,沿着溪岸踏花而行,便能寻得这方清静地。流水、幽谷、深树、鸣禽,一切都自在安然,人与山水相融,与鸟鸣相伴,便是最难得的闲适。黄鹂不知人间世事,只在树间自在啼,却无意间成了这桃源里最动人的景致、最动听的诗。

现代作家里,喜欢孙犁先生写的黄鹂。先生说看它们追逐逗闹是饱享眼福,听它们啼叫便心生欢喜,日日守着,怕它们离去。这般心境,在西涧是最能体会的。西涧本就安静,甚至带点淡淡的荒寂,草木自在生长,溪水自在流淌,少有人声惊扰,正是黄鹂安居的好去处。它们在深树间筑巢,在幽草边嬉戏,日出而鸣,日落而息,把这一方涧水,当作了自己的天地。人站在树下,仰着头,寻不见巢影,只听那啼声从枝叶深处飘来,忽远忽近,忽高忽低,

便觉得世间的烦扰,都被这几声鸟鸣洗去了。

黄鹂不只是好看好听,还是林间的小帮手。日日啄食害虫,护着草木生长,守着山林清静,默默为这方天地出力。这般小巧的精灵,藏着最质朴的善意,就像这西涧的水,润物无声,不张扬,不喧嚣,却不可或缺。

春日里的西涧,幽草青青,流水潺潺,深树葱郁。风轻轻吹,叶轻轻摇,黄鹂的啼声,从杜甫的诗里飘移,从韦应物的笔下飞扬,在王阳明的桃源里栖息,在孙犁的窗前停留,穿越千年,依旧清亮,依旧温柔。

人间最美的春景,大抵就是如此:一涧清水,一丛幽草,一树深荫,几只黄鹂,几声清啼。不必繁华,不必喧闹,只这一份自然的清静,绵延久远。愿西涧的黄鹂,岁岁年年,长鸣于此,让这方山水,永远有春的声息,有诗的余韵。

●诗韵潮声●

左手是叶洼 右手是樱花

□姜培忠

初春的叶洼
山与山搭着肩
脊背流下的清激
映衬着古朴的枫柳
半山腰的村庄飘着几缕炊烟
挂在百年的冬青上
隔世的春梅
散发着洁净的清香

站在废弃的光阴里
寻找着尘封已久的记忆
才知道,乡愁
和那座倒塌的房子一样
埋进了一代人的乡思

站在黄昏的山坡上
路的左手
夕阳晒着年久失修的叶洼
路的右手
新月辉映着姹紫嫣红的樱花

黄昏

(外一首)

□宋建稳

一块红透的煤饼
把余光
敷在原野上,好像
母亲胸怀里的温暖

白驹将煤饼驮上西山
没有引燃山火
直到从背上跌落
百鸟惊恐,倦鸟还巢

此刻,微风扯着晚霞
打开了黄昏的模样
那薄暮
一直到天地相接的远方

土坯厨房

厨房很小,却暖意浓浓
热气腾腾的大馍
雾气缭绕,宛若仙境
四周厚重的土坯墙
将天寒地冻的世界切出一片世外桃源

我第一次用筷子夹起酱豆
祖父母亲惊奇欣喜,啧啧称赞
阳光斜射进来,连同光线里细小的尘埃
从我们身上纷纷落下,时间也落下

这一幕跨过几十个冬天
他们没有老去
我正年少

诗四首

□张伟伟

访遵阳街

苔痕新覆旧门楼,石径灯辉映水流。
幸有秋风语故巷,吹回游子却霜头。

游南湖公园

昔日游湖南向去,今寻碧浪北城陬。
千楼广厦连云立,闲看滁城平地移。

二十四小时图书馆

长夜明灯卷墨香,书山影叠浸回廊。
勤身未惧星霜冷,一捧清辉到晓光。

西涧湖

湖波潋滟鉴秋光,十里长堤护醉乡。
廿万人家炊玉浪,安澜更送晚檀香。

